



第一代农民工的担忧:

等干不动了 谁给我养老



北京夏天,通州郊外,忙活了半晌的段双喜,回到了临时租住的偏僻小院。个子不高、体格精瘦、皮肤上烙着常年日晒印记,河南汉子段双喜,已记不清自己有多长时间没好好休息过了。现在,北京的工期结束,他终于能暂时停下来喘口气。

因为青年时代就外出打工,多年的辛劳使老段的体力大不如前。然而已年过五旬的老段,目前没有任何“退休”的打算。“在外面干到干不动为止。”这对他和大部分工友来说,是理所当然的。

进城近 30 年没攒下钱 看病养老还顾不上想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学历不高、消息渠道不多的老段开始跨省打工。他从最艰苦的建筑工人干起,一干就是半辈子。

进城将近 30 年,老段仍然没有攒下太多积蓄。“每天一睁眼,想的还是怎么挣钱,看病养老什么的还顾不上想。”

上一个工程不包吃住,每天 130 块工钱刨去维持基本生活的花销,老段将余下的钱全都寄回了老家,给独自留守在那儿种地、照顾两家老人的妻子补贴家用。

而这样的收入,并非一直稳定,老

段也曾有过血汗钱被无良包工头卷走的遭遇。

“城里的工作要看年龄、看学历。我们这种年纪,除了在工地干,还是得在工地干。”凭着多年的一线经验,老段现在多少能看懂工程图纸,有时也能自己承包点小活儿。如今他发愁的是,随着年龄增长、体力下降,工地上的活儿也越来越不好找了,“看上去比身份证上年纪大的、病恹恹的,都没人要。”老段为了让工地觉得可靠,还专门染黑了头发,在找工作时尽量挺起腰板。

工地从来不给上养老保险

常年奔波劳累和省吃俭用,使老段的身体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结实。“干我们这行,身体好的也有不少毛病。”身体不舒服时,买点药扛过去是家常便饭。看病的花销,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:工地一般只给工人上人身意外保险,养老、医疗等方面的保险都没有,去医院看病的钱全靠自己出。说起最近工友在北京治病刚到一半就花了近两万元的遭遇,老段唏嘘不已:“如果自己干活没攒下钱,得了病就要跟别人借钱,欠了钱又得去干活儿还

债。”

对老家实行的新农合等社会保险,老段坦言“怕上当”。多年来,“缴费积极、索赔麻烦”的经历,让他对政策的执行效果充满疑虑。“上面政策好,但到下面就不是这回事了。”虽然新农合实行多档次缴费、多缴多得,但老段显然没有在其中多投钱的心思,“万一多交了以后没多给,怎么办?保险公司还不是避重就轻,捡着损失少的给你赔点,多的就找各种理由少赔或干脆不赔?”

回家了基本没有生活保障

“在我们这个年龄,身体好的还能多干两年,身体不好的,回家了基本没有什么生活保障。”老段有 3 个孩子,目前儿子、女婿也在外面打工,女儿留守在家带孩子种地,子女们似乎仍在重复着自己的人生轨迹。经历过先供弟弟妹妹、后供孩子老人的辛苦,老段并不想为儿女增加负担,“孩子出来打工,自己还有老婆孩子要养。当儿女的孝心谁都有,但心有余力不足,经济能力达不到。”对于能否跟着孩子们留在城里,他并不抱太高的期望,只举了个旁例,“邻居孩子在郑州上

大学学电子,毕业了在当地也找不到好工作,还是回家种地了。”

说起“退休”回家的打算,老段有些犹豫:“回家了只能凑合着种种地吧,还能干啥?”他眼中的家是“想回不好回”:一是自己没攒下钱搞不了副业,二是家附近没有企业。“高科技的咱不会,老家又不搞建筑工程,总得挣钱生活啊。”

等到干不动了怎么办?将来如何养老?“我们闲下来也讨论过这些问题,但想不到解决办法。”老段摇头说,“我们怎么不想等老了有个安心的去处?但想归想,没啥法子。”

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 比例不足两成

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,在 2010-2014 年 5 年间,50 岁以上的农民工在总量中的比例增加了 4.2 个百分点,达到 17.1%。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,这部分农民工大多只能从事建筑、环卫等技术含量低、工作强度大的重体力劳动,在各行业中收入增长较少,在城镇社保的参保率也偏低。随着年龄老去、体力日渐衰弱和病痛的增多,养老和医疗保障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。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,子女教育是许多高龄农民工“不退休”的原因之一。农村基层的学校一再出现留不住老师的现象,对于孩子尚未成年的农民工来说,他们往往会选择继续咬牙在城市奋斗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,2014 年,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16.7%,而在高龄农民工聚集的建筑行业,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 3.9%。

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认为,参保率低与建筑行业不规范的用工方式有关:建筑工程大多是层层承包,资金链条薄弱,最后多靠“包工头”召集工人,人员流动性较大,劳动关系模糊,用人单位缴费的积极性和农民工个人的参保意愿都受到了影响。陆

杰华认为,政府监管不到位也是导致农民工参保率低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另外从观念上来讲,早早离开故土的这一人群大多还抱着回原籍领低保、在老家养老等观念,对参加社保缺少热情。

去年 2 月,国务院印发了《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,决定将现行新农保与城居保合并实施,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,最大的受益群体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或者是转移的群体,包括农民工及其家属。

2014 年 7 月 1 日,国务院提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至每人每月 70 元。胡晓义认为,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虽然现在的标准不是很高,但是它是从无到有的。对于广大农民来讲,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靠土地的收益和家庭收入,当然也包括家庭成员到城市打工工资性的收入。基本养老金可以说只是补充性的收入。不过,他同时表示,待遇水平的提高要循序渐进。在此次国务院的《意见》中,已提到要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,为下一步完善这方面政策指明了方向。

农民工的暮年安放何处

■ 雅婷

改革开放后第一拨走出家门打工的农民工,日渐接近养老大关。对他们,社会应该给予充分关注。

农民工吃的是青春饭。超过一定年龄,工地上的活就干不了了。没有退休金可拿,如果也没有入养老保险,就面临“断了进项”的窘境。如果年轻时候家庭负担重,钱没攒下来多少,子女心有余而力不足,“怎么养老”的问题马上就会浮出水面。

从个人层面说,家庭的保障作用不可少,有计划、有意识的储蓄和保险意识不可少。说白了,要让人能挣钱,而且会安排养老钱。挣钱,依赖的是就业稳定和收入增长稳定,这依赖经济发展的大势;会安排钱,并不是那么简单,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。比如,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一个原因,是农民工并不了解,或者疑虑:城里交钱老家领钱,靠谱吗?实际上,农民的新农保,城里居民的城居保,二者已经统一了,并且可以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互转化,

实现了“不论你在哪里干,养老保险接着算”。

从政府的层面说,兜底的制度要靠。这个牢靠,一是要有制度,二是要走下纸面。从建章立制的角度看,政府近些年做了大量工作。前面所提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,农民工就是最大的受益群体。然而,在制度落实上,还需要下大功夫。比如,数据显示,建筑领域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不足 4%,这个比例,制度的利好怎么发挥?只是农民工的意识缺乏问题吗?用人单位有什么责任?政府怎么督促?

从改革的层面上说,养老保障也需要新探索。比如,有专家提出,城里人养老也不是依靠养老金,关键是有不动产等养老资产。“家有一套楼,养老不用愁”,农民工承包的土地,能否也成为养老的保障呢?

总之,要未雨绸缪,帮他们托起一个安稳的晚年。